

第 4 辑

(中 青 年 专 号)

中國古典文學論叢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
Z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CONG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字数 27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9}{16}$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0019·4005 定价 2.30 元

目 录

致编者 李一氓 (5)

庄子散文的语言特色 王景琳 (8)

思潮风尚变迁与东汉后期文学 齐天举 (23)

论郑玄《诗谱》的贡献 王洲明 (39)

论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的文学传统

——兼论山水诗的产生 萧华荣 (58)

南朝诗歌发展原因初探 张明非 (74)

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 赵昌平 (89)

柳宗元和吴武陵

——柳宗元交游人物论之一 杨慧文 (108)

试论两宋婉约词的历史地位 高建中 (124)

清真词风格论 沈家庄 (155)

李清照的《词论》及其“易安体” 施议对 (172)

关于汪元量的生平和评价 程亦军 (192)

关汉卿思想和创作的二重性 么书仪 (205)

“忠义之烈”的艺术典型

——论宋江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发展 张锦池 (219)

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 盛冬铃 (240)

袁枚《子不语》浅探	李梦生 (256)
试论白娘子形象反映的多种古代文化因素	程 蓓 (272)
《淮南子》对于情感与审美之关系的认识	党圣元 (288)
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及其在诗歌发展 中的作用	葛晓音 (303)
以文论诗 以刚为柔 ——桐城派杜诗学概略	许 总 (324)
《杜律虞注》伪书新考	冯建国 (346)
《古文观止》版本考论	安平秋 (360)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

第 四 辑

(中 青 年 专 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古典文学编辑室编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九八六年·北京

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四辑)
ZHONGGUO GUDIAN WENXUE LUNCONG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 京 朝 内 大 街 166 号)

新 华 书 店 北 京 发 行 所 发 行
北 京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字数 276,000 开本 850×1168 毫米 $\frac{1}{32}$ 印张 $11\frac{9}{16}$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86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3,000

书号 10019·4005 定价 2.30 元

目 录

致编者 李一氓 (5)

庄子散文的语言特色 王景琳 (8)

思潮风尚变迁与东汉后期文学 齐天举 (23)

论郑玄《诗谱》的贡献 王洲明 (39)

论东晋南朝陈郡谢氏的文学传统

——兼论山水诗的产生 萧华荣 (58)

南朝诗歌发展原因初探 张明非 (74)

韦柳异同与元和诗变 赵昌平 (89)

柳宗元和吴武陵

——柳宗元交游人物论之一 杨慧文 (108)

试论两宋婉约词的历史地位 高建中 (124)

清真词风格论 沈家庄 (155)

李清照的《词论》及其“易安体” 施议对 (172)

关于汪元量的生平和评价 程亦军 (192)

关汉卿思想和创作的二重性 么书仪 (205)

“忠义之烈”的艺术典型

——论宋江的艺术形象及其历史发展 张锦池 (219)

清初第一词人纳兰性德 盛冬铃 (240)

袁枚《子不语》浅探	李梦生 (256)
试论白娘子形象反映的多种古代文化因素	程 蓓 (272)
《淮南子》对于情感与审美之关系的认识	党圣元 (288)
论汉魏六朝诗教说的演变及其在诗歌发展 中的作用	葛晓音 (303)
以文论诗 以刚为柔 ——桐城派杜诗学概略	许 总 (324)
《杜律虞注》伪书新考	冯建国 (346)
《古文观止》版本考论	安平秋 (360)

致 编 者

对于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我们这一代，比起清代的研究者来说，任务就繁重多了，因为除明代以上，还要研究清代的文学。汉人很简单，他们只研究《诗经》、《离骚》就够了。但这对我们也有一个好处，清人以前各代的研究者已把《诗经》、《离骚》以次的各代文学作品，都作了一定范围、一定程度的研究，不论其成果如何。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成果，该否定的否定，该肯定的肯定，该综合的综合，该发展的发展，加上现有研究材料的丰富，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上我们不难赛过前人。

事实也正是这样。我们的老一代研究者，已经替我们做了大量的典范性的工作。以文体而论，我们研究的范围已大大超出了《文选》或《文心雕龙》的分类。以作者而论，从屈原起，我们已对他们的身世、思想、文采，作出了比较翔实的叙述和评论，取得深入研究的依据。以断代而论，从周代到清代，我们已对每一时期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活动都进行了一定的历史分析，并得出符合时代特征的某些判断。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除少数外，特别是清代以前的研究者，对于古典文学的研究方法，还偏于欣赏的方法和考据的方法。他们不曾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从民族，从时代，从历史的前后影响出发，进行过中国文学史的宏观研究。而且，我们的研究还要从西欧伟大文艺学家的著作取得营养。从近代的某些文艺评论家，某些剧作家，某些诗人看，显然，尼采对他们有影响，歌德、莎士比亚

对他们有影响，拜伦、白朗宁等对他们有影响，当然，有人还受白璧德的影响。因此，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要取得超越前人的成果，除了要有中国古典文学及其相关的哲学、历史的知识、中国历代文艺学家有关古典文学的著作的知识外，还得要有一些欧洲文学史的知识 and 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的知识。

文学总是思维科学。思维的对象——客体，可能没有变。但历史的递进，后期对前期来说还是在变，思维的主体则在变。我们现代的主观认识，绝不同于前人的主观认识。我们说诗，和清人、明人、元人、宋人、唐人、六朝人、魏人、汉人说诗，相互之间都有很大的距离。特别在认识上，如我所提到的，要从宏观世界出发，要用天文望远镜看问题，把显微镜当成辅助的观察工具。宏观世界，从时间上说，亦就是古往今来的历史的世界。文学研究要横向与纵向全面顾及，不能只守着中心一点。脱离宏观，脱离历史，我们的研究将无法前进。要想异军突起，和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相契合，就更难了。为此，主要的我们还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学发展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学教条主义，本本主义。作为一门思维科学来讲，就得否定那些陈旧的研究方法，否定那些和我们时代相背离的认识。因而，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亦有一个改革的任务。这和政治改革、经济改革、体制改革一样，精神文化的生产，也要改革。

你们汇编中青年古典文学研究者的著作为一专集，可算是开始了第一步，这还不迟。我个人极表赞赏。古典文学研究的天地是一个广阔而辉煌的天地，事业是一个千秋事业。我们自己有一个精神境界，不应是世俗的境界，而是文化的美学的境界。就其成就而论（假如有成就的话），它将是我们民族文化的光辉积累。我们没有理由去计较锱铢得失，而要着重地去看它的社会意义。敬老尊师是应该的，但我们要下决心超越他们，不要为他们的有限成就所束缚。奋起向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的精神特征，开拓的、创

造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正有赖于这一种力量。

我想你们定会把这一有意义的工作坚持和发展下去，为中、青年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者，提供一个激光四射的舞台，供他们自由驰骋。

李 一 氓

一九八五年十月十五日

庄子散文的语言特色

王 景 琳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个要素”,但不是任何语言都可以称之为文学。如果说,那些简单平直的《易经》,佶屈聱牙的《尚书》,就已孕育着文学语言的萌芽,那么,《庄子》的出现,则标志着文学语言的基本成熟和极大丰富,是语言艺术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同时,也为后代诗文的发展提供了一个不竭的语言艺术源泉。闻一多先生高度评价《庄子》的语言艺术,指出,“他(庄子)的文学不仅是表现思想的工具,似乎也是一种目的”(《古典新义·庄子》)。把对语言的锤炼当作“一种目的”,显然是指庄子把语言作为一种艺术美加以追求。鲁迅先生也曾经说过,“文辞之富美者,实惟道家。”“战国之世,言道术既有庄周之蔑诗礼,贵虚无,尤以文辞,陵铄诸子”(《汉文学史纲要》)。《庄子》散文的语言魅力是历来为人称颂的,那么,《庄子》散文的语言特色究竟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以为,基本上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一、以字运气 波澜叠涌

清人林云铭说:“《庄子》当随字随句读之。不随字随句读之,则无以见全书之变化。又当将全书一气读之,不将全书一气读之,则不知随字随句之融洽”(《庄子因·杂说》)。所谓“随字随句读之”与“全书一气读之”,说明林云铭感觉到了《庄子》散文的气势有时因一字一句构成波澜的特点,认为只有逐字逐句地读,方能体会其中奥妙。这实际提出了《庄子》散文语言与气势之间的某种内在

联系。利用看似平常的字，表达内在的气，造成文章的层层波澜，使散文的气势往往通过一个字或几个字就表现出来，呈现出以字运气，波澜叠涌的特点。这是庄子语言艺术的独到之处，也是一般不易为人所觉察之处。实际上，庄子行文的跌宕起伏，与文辞的巧妙运用是密切相关的。如《人间世》中“孔子告诫颜回游说卫君”中“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一段：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相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且德厚信，未达人气，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伋拊人之名，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

这段长达近三百字的论说，语势逼人，一气贯下，而又层次井然，波澜叠涌。其中最突出的是，那四个看似平常，却直接引起行文气势跌宕变化的“且”字。短文以“且”为界，可分为四节。然而四节彼此并非排比铺叙，而是相互递进，节节析理。每个“且”字之后，都形成一个小中心，小波澜，使行文有起有伏。第一节以“且”字引论，语势陡紧，至“二者凶器”达到了高潮。然后用“非所以尽行也”作结，使语势由紧迫而渐缓。紧接着，第二节又以“且”字起笔，并连用四个短促的句子作为排比，使上文结束时舒缓的语势再次紧凑起来。后两个“且”字也都如是在行文上起着由紧至缓、由缓至紧的枢纽作用。倘不用“且”字，行文间就显得缺少联系，也难以体现气势的跌宕变化。苏轼就曾赞叹说：“连用四‘且’字，奇①。”

① 转引自《百大家评注南华真经》。

它奇就奇在一个普通的递进副词，却能非同凡响。

再如，《刻意篇》主旨是论述养心保神的问题，中间连用了六个“故曰”。陆方壶对此曾予以高度评价。他说：“六‘故曰’，错举成说，以申赞之，绝无伦次，而实一气啣接也。”“起首以五等之士，陪出天地之道、圣人之德。以下叠用六‘故曰’，重重引证，重重申赞，参任错综，而精彩百出，不拘拘啣接，而大气贯注。……此种神力，非《史》、《汉》以下所有也。”（《南华经副墨》）文章开篇，庄子先以一连串音节铿锵、势如破竹的短句、排比句，总论“圣人之德”，然后笔锋一转，展开六层论述，每一层皆冠以“故曰”，为下文之领起，上文之过渡：

故曰：夫恬淡寂漠，虚无无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质也。故曰：圣人休休焉则平易矣。……故曰：圣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故曰：悲乐者，德之邪也；喜怒者，道之过也；好恶者，德之失也。……故曰：形劳而不休则弊。……故曰：纯粹而不杂，静一而不变，惔而无为，动而以天行，此养神之道也。

“故曰”二字，在表达思想上是无足轻重的，孤立地看，甚至还有重复之嫌。但在文章中，却是气势的直接构成者。一个个“故曰”，如同在一泄而下的九天瀑布中添进六层叠台，使文章在急流飞湍之后，得以稍稍停顿、喘歇，然后再回旋而下。这种“大气贯注”、以字运气的笔力，往往把最平常的语言运用得出人意表，使抽象的论说富于奔腾的气势，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呈现出“参任错综”之美。

早在明清，一些《庄子》评点者就注意到庄子语言艺术的这个特点。胡文英《庄子独见》评《则阳》“孔子之楚”一段云：“‘方且’二字，承上‘虽’字来，盖与世违之心，未尝言也。无限委曲，从此二字绘出。‘心不屑与之俱’，从上句蜕出，却妙似排列而下也。连用四‘是’字，四‘其’字，又连用四‘也’字，有低回往复之神。”“方且”、

“是”、“且”、“也”，都是再普通不过的字了。但由于庄子将这些字用得极为自如，就能或者以一字为纽，承上启下，勾绘出无限心曲；或者通过连下相同的数字，寓整齐于变化，造成文势的抑扬顿挫，出现层层波澜。在《庄子》中这样的例子有很多。《百大家评注南华真经》引孙钊批《田子方》“人貌而天，虚缘而葆真，清而容物”云：“三句三‘而’字，错为势，是炼法，后三句更峭。”宣颖《南华经解》评《田子方》“文王观于臧，见一丈夫钓，……”云：“连下六个‘钓’字，错落顿挫之妙。”林云铭《庄子因》评《天道》“圣人之静也……”云：“连叠数‘静’字，取致绝佳。”尽管，这里每一段文字都能别开生面，各具特色，有一点却是共同的，即都能以字来表达行文的气势，行文的变化。这些特定的字在文中的确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例如《刻意》篇中的六个“故曰”，就直接造成了文章的抑扬开阖；《人间世》中正由于用了四个“且”字，才呈现出层峦起伏，一层一转的面貌。这里的“故曰”与“且”，在行文上，都是文章的领字。它们因为是一句之首，就更加直接关系着气势如何喷薄而出，如何在文中跌宕腾挪的问题，显得更为重要。庄子既注意选择恰当的领字，而且注意安排各个领字间的变化。有时，以领字引出整齐的句式，使行文上得以一气呵出，然后再通过变化领字，造成行文的波澜。例如《则阳》“孔子之楚”中“其声销，其志无穷，其口虽言，其心未尝言”，连下四“其”字后，又云：“彼知丘之著于己也，知丘之适楚也，以丘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为佞人也，”并以“是圣人仆也，是自埋于民”，“是陆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穿插其间，造成低回往复的气势，收到反复颂扬离世疾俗、隐居躬耕的“陆沉者”的效果。

领字的提起，能够使气势陡紧、渐缓，形成波澜。尾字的妙用，同样在气势表达上至关重要。让我们看《徐无鬼》中“故水之守土也审，……”一段。前三句都以“审”字作结。审，静也。连用三

“审”，读起来，就感到文势一句重似一句，突出了静心的重要。而后再连用五“殆”字。殆，险也。“殆”的连用不仅渲染了危险的气氛，而且使文锋咄咄逼人，在行文上显得铿锵顿挫。再看《天下》“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往与？”，前两个二字句，语气比较平直，后面紧跟着用两个四字句，把满腔疑问尽情吐出，气势顿时高昂。可见四个“与”字的提顿作用与语势的顿挫是一种因果关系，它直接形成波澜，使文势层波叠浪，别有洞天。

二、多方荡漾，恣肆奇横

所谓多方荡漾，恣肆奇横，是指《庄子》语言字法、句法灵活多变，各种修辞手法交叉使用而产生的变幻莫测，恣肆奇横的显著特点。纵观《庄子》，运用各种写作方法，时而譬喻，时而傍衬，时而抒情，时而议论，时而长句，时而短句，时而发问，时而反问，……简直俯拾即是。由于调动各种修辞手法以表达思想，常常能使文章神采百出，出奇制胜。这个特点，尤其表现在《庄子》的议论性文字有。例如《天运》开篇：

“天其运乎？地其处乎？日月其争于所乎？孰主张是？孰维纲是？孰居无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机缄而不得已邪？意者其运转而不能自止邪？云者为雨乎？雨者为云乎？孰隆施是？孰居无事淫乐而劝是？风起北方，一西一东，有上傍徨，孰嘘吸是？孰居无事而披拂是？敢问何故？巫咸招曰：‘来，吾语女……’”

劈头数问，如同晴云出岫，瞬息间便奇形怪状无不备有。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对此有一段很精彩的评论，不妨援引如下：“开手一气赶出天地日月，用三个‘其’字、‘乎’字，空中摩荡一番。‘主张’、‘纲维’、‘推行’三句，又用三个‘孰’字，当面诘问一番。下二句又故作猜疑之语，文心飘忽异常。次言云雨，用交手笔意，有飞鸿戏海之姿，次言风，三句内包括上下四方，却于北方句映出南方，有上

句映到下面，言简而信。以下均作两层跌宕，一样穷究其所以然。天地日月云雨以形象言，风则以声息言，‘运’字、‘处’字、‘争’字、‘为’字、‘起’字，皆其功用发见出，可见可闻者也。‘主张’、‘纲维’、‘推行’、‘隆施’、‘淫乐’、‘嘘吸’、‘披拂’，冥中自有操其权者。”庄子之文，粗看只是连下十五个疑问句而已。细品方知此十五句，内容上层层推究，步步转换。连珠式的发问，忽东忽西，随处杂出。句法、字法更是参差变幻，“孰”、“乎”、“邪”几个疑问词，仿佛听之有声，扪之有棱。所有的动词都写得精致深奥。更为奇绝的是，在数问之后，又忽然生出“巫咸招曰：来，吾语汝……”一段回答。而且以只言片语，就将上文千奇百怪的问题一一拢住。真是当详则尽情挥洒，不吝笔墨；当简则一字不苟，惜墨如金。充分体现出庄子语言的详略变化之法。总之，这种穷尽八极的大手笔，往往不受一种、两种写法的苑囿，而是把各种语言都融为一体，随意取用。

庄子语言呈现的多方荡漾、恣肆奇横的特点，与他所阐发的一定的思想自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庄子的议论性文字，大多阐述的是极其玄深的思想，为了避免论述过于晦涩、枯燥，庄子善于利用各种修辞手段，创造诗一般的语言，音乐似的旋律，使文章“如水鸣峡，如骥奔泉，如土委地”（刘凤苞《南华雪心编》）。创造出优美的意境，达到文学语言与思辨哲理的高度统一。如《齐物论》“大知闲闲”一段，就写得姿态横生，左右逢源，文学意味很浓：

大知闲闲，小知间间；大言炎炎，小言詹詹。其寐也魂交，其觉也形开，与接为构，日以心斗。缦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大恐缦缦。其发若机括，其司是非之谓也；其留如诅盟，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为之，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以言其老洩也；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喜怒哀乐，虑叹变热，姚佚启态；乐出虚，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